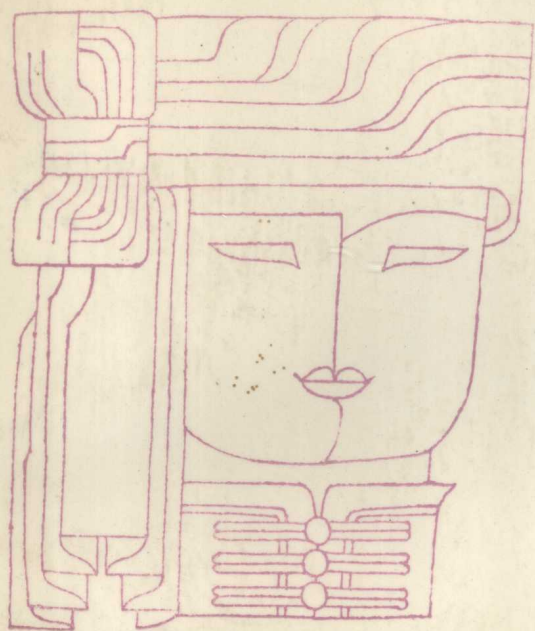


当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



[207.427]

1207.427

6

6

当代蒙古族短篇小说选

哈斯乌拉 哈达奇·刚选编

民族出版社

当代蒙古族短篇小说选

哈斯乌拉 哈达奇 刚 选编

当代蒙古族短篇小说选

哈斯乌拉 哈达奇·刚 选编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杭锦旗后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4.25\8字数：342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定价：4.40元

ISBN7-105-00696-X/I·143

(汉 21)

一个文学的“花的原野”

——序

鲍昌

在蒙古民族古老的风俗里，节日时总要唱喜庆的歌的。今年，内蒙古自治区在纪念她的40岁生日了，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当代蒙古族短篇小说选》。

可不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一份节日礼品或一首节日的歌呢？我看是可以的。28名作者的28篇小说，确实象一帧画册似的，描绘出内蒙古自治区当代生活的多彩风貌。不，还不仅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这当中还包括有新疆、青海、甘肃、吉林的蒙族人民生活的一斑。同时我感到，这28篇小说还象是一套组曲，弹奏出蒙古人民多少年来的历史乐章。可贵的是，小说集的28名作者，又包括了新中国建立后的老、中、青三代蒙古族作家。以这样一个阵容，向人们奉献出这样一帧画册，或者说这样一组乐章，那对于内蒙古自治区的40岁生日来说，是不算菲薄的献礼。

我们知道内蒙古的幅员有多大，它占据了祖国面积的九分之一。从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到沙丘

如海的阿拉善盟，地形有如立地怒吼的雄狮。她有宽阔的草原、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海子，当然也有流沙、风蚀残丘、戈壁和“塔拉”。地势的高耸，使这里的人民自古以来就铸就了勇敢、强悍、坚忍、勤劳的民族性格。今天，我们很难探究出蒙古族最老的族源了，是先秦时代的北狄，还是六朝时期的室韦？混沌的历史难以作答。但我们终究看到：一个弯弓射鹄的民族，在辉煌的武功中走进了历史。那个“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曾有千百万人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战栗。直到今天，我们仿佛还能看到他那金帐的光辉。

由于种种的原因，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会在千百年间保存下来，成为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我们看到的这本小说集里，人们熟悉的蒙古民族性格跃然纸上，当然，它是经过现代生活的多棱镜折光了。既然我们承认蒙古民族的性格是勇敢、强悍、坚忍而勤劳的，那么我们从《戈壁小草》、《防雪墙》、《冰凌上》这几篇小说里，看到人们以非凡的毅力去同狂风、怒雪、流水搏斗，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自然力量造成的逆境，只能由超自然的意志去克服。《戈壁小草》中卓站长说了句硬棒棒的话：“在我的语言中，没有‘照顾’这个字眼。”这是草原民族发出的最强音。同样的性格也体现在《人骨峰》中的呼日勒和《遥远的草原》中的苏日娜身上。这两个人物似乎有着同样的使命，一个沉湎于找寻古代典籍的攀登中，一个致力于编撰工具书和教育有知识的新一代的奋斗中。但最终都是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

上述的几篇小说，从正面歌颂了蒙古民族的性格。然而，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历史的精神负荷。如何脱卸这历史的精神负荷，在大地上寻求现实的幸福，从来是文学的主题之一。本集中有几篇小说，是展示这个主题的。《青青大草滩》是作者回忆的数十年前的往事——为了给母亲被灾治病去草滩里“送面鬼”。小说的结局颇为幽默：当作者在不知不觉间把“面鬼”吃

掉以后，母亲的病却已好了。在小说《虔诚者的遗嘱》里，主人公是个喇嘛。作者通过老喇嘛葛根临终前的遗嘱，回叙了葛根庙在解放后的历史沧桑，其中有对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肯定，也有对“四人帮”一伙的谴责，同时还有春风扑进草原一般的改革信息。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桑如布一家》这篇小说里，老喇嘛桑如布赶着小驴车，送侄孙子斯钦夫去母子会面。正是这件事，勾挂起桑如布对“文革”十年的悲惨的记忆。他唠唠叨叨地不断教训小侄孙子，可终究对未来抱有希望，“我的小公驼，你可是咱们的明天啊！”

是的，在草原人民的心灵里，昨天、今天与明天交织在一起，从而引起戏剧性的内心矛盾。那些属于昨天的事物（包括我们说的历史的精神负荷），尽管看上去根深蒂固，却不能不在走向明天时有所改变。其结果，是新型的人、新型的思想观念的出现。令人高兴的是，收在本集中的小说，有一半以上是具有这个特征的。它们是草原人民努力摆脱思想羁绊的心路历程，也是草原人民缔造新的生活模式的现实写照。

大概许多人会同意这个观点：新型的人、新型的思想观念，归根结底是从新型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给最为荒僻的草原也带来了波动。《风，在草原上吹过》这篇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带有比喻的色彩：改革、开放与搞活经济的新风，吹到草原上来了。小说中的牧民老汉苏格尔，认定了“人—做买卖心眼儿就变坏”，因而坚决反对儿子开饭馆。但到了最后，他还是踏进儿子开办的饭馆吃了顿德王府厨师做的馅饼，并且承认了儿子自己找来的媳妇。这是新型的生产关系对于传统的思想观念的胜利，因此构成一出美学意义上真正的喜剧。《夏营地，草原上的人们》也是喜剧性的，两个牧民老汉却德布与“歪匙儿”争夺一头牛，这一矛盾的完满解决，还是同新型的生产关系分不开的。值得称道的是，这篇小说有着完整的结构和出人意外

的结尾，它来自生活的真实，而不是作者刻意的虚构。

当改革、开放与搞活的新风向草原深处劲吹时，是否所有的人都能适应，这是个值得探究的课题。有两篇小说，在这个问题上引人思考。《匣子旺丹卖羊记》写得很精炼。一个外号叫匣子的牧民老汉到小镇上去卖羊，他以前上过商人刘贩子的当，因此变得十分谨慎，不料卖了一天羊还是受了骗，骗他的人正是几十年不见的刘贩子。这不啻告诉人们：草原上的民族需要更费点力气，来适应逐渐商品化的社会。《骄傲者的沮丧》也有这样一点训诫意味。养羊发了财的楚伦巴特尔，为了同人斗富而自费办了那达慕大会，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这篇作品在辛辣的讽刺后面，带给人的是关于科学思维的启示。所有上述这几篇作品，标志着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模式，开始在草原上出现了。当然，这一深刻的变化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嘎局长下台》这篇小说里，形象地揭示了改革事业的艰巨性；它告诉人们：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改革家们要准备好去吞咽失败的苦果。

人的改造，并不比社会的改造更容易。但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弄潮儿似的新人形象必然要出现。小说《追星赶月》里的改革家巴达拉夫，显然是一位非常现代化的城市青年。他身穿一身黑的皮裤和夹克，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去追赶时髦的摩托车女郎，目的却不是恋爱，而是去为企业的改革奔忙。他那种进攻的性格，不亚于古代大漠上驰骋的武士。作者在小说的情节构思上，也许稍稍浪漫化了些，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巴达拉夫是草原民族的崭新一代。一旦当内蒙古地区涌现出更多的城市和工厂，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的巴达拉夫在骑着摩托车奔驰了。

遗憾的是，新型的城市和工厂在内蒙古还不是很多，而愚昧和保守的势力却仍不能忽视。这样一来，生活中就难免有大大小小的悲剧上演。《沙狐》这篇小说，是非常感动人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篇小说是个时代的隐喻。美丽的金色的沙狐，象征着

“恶魔沙漠”里的生机，然而它却在自私而愚昧的枪口下殒命了。与此同时，把生命和青春全献给治沙事业的老沙头及其女儿沙柳，两颗善良的肝脏流了血。这出本来可以避免然而又必然要发生的悲剧，一定会引起人们深切的时代反思。要知道，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顺应时代的激流汹涌向前的，有人宁愿充当水中的礁石，阻挡激流的前进。铲除拦路的礁石，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同样会给文学以力量。例如《弥留之光》中的乌拉岱、《遥远的草原》中的旺庆苏荣和阿木尔，以及《梦，在洮尔河上空萦绕》中那些制造“新内人党”惨案的灭绝人性的家伙，他们的嘴脸被揭露，他们的罪行被谴责，表明蒙古作家有无畏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应当看到，若没有对生活阴暗面的反映，那不是真实的文学；换句话说，若没有莠草掺杂其间，那不是真正的“花的原野”。

爱情是文艺作品表现不完的主题，但在错综复杂的时空线索交叉下，又呈现出无穷无尽的色彩。收在本集中的爱情题材小说，每一篇都独具特色。《被拒绝的吻》具有某种民族心理特色，少女珊姆洛拒绝了一个汉族青年工人的吻，后来证明这是个终生的遗憾。它写得颇为含蓄，在惆怅的故事后面含蕴有更多的内容。与此相似的是《大漠歌》，从表面上来看它在描写爱情，实际上，它是在对人生道路上胆怯的跋涉者进行讽谕。上述这两篇是地道的牧民爱情故事，它们象是情调各异的草原牧歌。然而，《人，他应该在哪里》与《白色不算色彩》这两篇，情调与内容却大不相同了。这两篇小说的主角，都是当代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前者通过第一人称，描述了自己在爱情方面的“不成熟不稳定的骚动”，小说的弦外之音，无非是作者引为题旨的梵高的话：“如果土地没有翻耕过，你不能在它上面种植。”直到小说的结尾，好象作者还在寻觅着什么。后者的女主人公劳燕，在同青年画家宋良恺的热恋过程中，陷入了没有预料的糟糕的结局。

原因是：她认为“白色不算色彩”，她努力为自己的事业增添了彩色，结果是爱人撒手分开了。由此，小说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男女的爱情是否需要在知识、事业上完全平等。这两篇小说，表明步入现代知识王国里的蒙古族青年人，已经有了现代化的追求与烦恼。

“世上没有一张完全是白色的画。纯洁澹远只意味着虚无和缺乏生命力，它只能做底色，不会是我的象征。”——小说《白色不算色彩》中这段话，我以为可以用来形容《当代蒙古族短篇小说选》全书的风格。小说集的作者既然有28人之多，而且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他们是不会使用一个调色板的。象《黑皮包》这样的作品，显然是本着现实主义原则，对历史和现实的生活写照。教训和启迪，就让生活本身来说。但象《伊默塔拉的精灵》这样的作品，那就颇不一样了。我十分欣赏这篇小说的艺术，它把生活化为象征，而又通过语言化成了诗。小说描写的“伊默塔拉的精灵”是一匹马，它是“精灵”，是生命，是草原活力的象征。小说中的“我”拼命要制服它，但心中又非常地爱它；“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精灵被邪恶的手扼杀了。因此，乐曲的收束和弦是怆痛的；但在同时，它激发人们去更强烈地爱爱仇仇。

前面说过，《沙狐》中的沙狐，也是一个象征；而且，这篇小说也有讽谕诗的韵味。还应当提到的是《酒浪》，作者在氛围浓郁的风俗画里，抹上了一道神秘的、魔幻的色彩。当蒙古族作家纷纷使用象征的、隐喻的、荒诞的、魔幻的、意识流的多种手法来创作时，应当承认他们的艺术手段是增多了，他们正在开拓、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新颖的、多彩的艺术世界，使当代的蒙古族文学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花的原野”。

关于这本小说集，我感到的一点不足是：尽管集中的小说题材多样、色彩纷呈，但仍缺少那种贴近生活而又振奋人心的力

作。尤其是正面描绘改革事业、展示出改革者的甘苦艰辛的作品，竟告阙如，未免令人遗憾。我决非“题材决定论”者，更不想对作者强求一致。但当前中国（包括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地区）的社会生活脉搏，不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来跳动的么，这是生活的主旋律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问题。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作者，不应当回避它。只有从正面进入生活阵地，直接呼吸着生活热浪，才能使自己的感官、神经、心灵都振奋起来，谱写出激情的生活之歌。关于这一点，我相信老、中、青三代的蒙古族作家都会注意到的。因为他们从草原和大漠上走来，从历史的风云中走来，从来不缺少进取搏击的勇气。那么，让我们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到了内蒙古自治区50周年的时候，去观光一个更辉煌、更迷人的“花的原野”吧！

目 录

文学的“花的原野”

鲍 昌

——序……………(1)

大漠歌……………阿云嘎(1)

郭永明 译

人,他应该在哪里……………额尔敦·琪琪格(16)

风,在草原上吹过……………敖德斯尔(40)

斯琴高娃 译

骄傲者的沮丧……………奥 奇(59)

梦,在洮尔河上空萦绕……………乌雅泰(71)

科尔沁 译

夏营地,草原上的人们……………巴图蒙和(85)

哈达奇·刚 译

弥留之光……………巴达巴(101)

那森布和 焕群 译

黑皮包……………巴音夫(120)

王清 译

匣子旺丹卖羊记……………白音达来(126)

哈达奇·刚 译

酒浪……………白雪林(138)

白色不算色彩……………鲍尔吉·原野(159)

斑腿黄骠……………布仁特古斯(172)

郭永明 译

奶食品的轶事.....	朋斯克 (184)
手足之间.....	韩汝诚 (195)
虔诚者的遗嘱.....	哈斯乌拉 (211)
伊默塔拉的精灵.....	霍钦夫 (227)
桑如布一家.....	葛尔乐朝克图 (239)

奥尔乔洛克奇 译

沙狐.....	郭雪波 (255)
---------	-----------

青青大草滩.....	玛拉沁夫 (275)
------------	------------

三把剃须刀.....	莫·阿斯尔 (284)
------------	-------------

奥依巴特 译

戈壁小草.....	孟驰北 (299)
-----------	-----------

防雪墙.....	力格登 (320)
----------	-----------

张宝锁 译

冰凌上.....	才布西格 (333)
----------	------------

霍钦夫 译

人骨峰.....	希儒嘉措 (345)
----------	------------

郭永明 译

被拒绝的吻.....	察森敦拉 (363)
------------	------------

遥远的草原.....	扎拉嘎胡 (388)
------------	------------

嘎局长下台.....	照日格巴图 (410)
------------	-------------

追星赶月.....	佳 峻 (430)
-----------	-----------

后记.....	编选者 (445)
---------	-----------

大漠歌

阿云嘎

郭永明 译

今天的暮霭，比哪天都降临得早。

太阳还挂在鄂尔多斯高原尽头一根套马杆高的地方。然而，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光辉和生气，仿佛在一块又脏又旧的灰色幕布上，吊了一面生了锈的铜盘。鄂尔多斯高原的远远近近，不论是参差峻峭的红色砂岩，还是它怀中辽阔的旷野，都被浓黑凝重的云雾遮盖了。天气突然变得寒冷起来。

这是可怕的风暴即将彻夜席卷的信号！

吉格吉德牵着骆驼，迈着刚毅的步伐，顺着硬梁上那条时隐时现、曲曲弯弯的荒径，一步一步走下鄂尔多斯高原。他抬头扫了一眼天空，久久地注视着远方的雾霭，骂了一句：“这个鬼天，又要发疯了，妈的……”将一口唾沫吐出一度多远。

蒙古人有句谚语：“驼怕风暴，锈铁怕钢铤。”不过对吉格吉德这样的牵驼人来说，狂风暴雨也算不上是多么大的威胁。且不说他这身穿戴：头戴狐狸皮帽，身穿老羊皮袄——少说也有三寸多厚的毛，脚登套了毡袜的皮靴，靴底又垫着兔皮。

单是他那刚满二十七岁血气方刚的年纪，且又有长达十年的牵驼经历，自然经得起这奇寒恶冷。前几年有一天夜里，他贪杯喝多了，肚里热得厉害，便光着膀子跑到外面，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自从十七岁那年牵驼至今，在漫长的旅程中，它所经历的冻死鬼天气和翻天覆地的风暴，少说也有二三十次，他从来不把这些都放在眼里。总是稳坐在那峰走在最前面的骆驼背上，不时从褡裢里掏出酒壶，大口地呷上几口烈酒。狂风暴雪就在他悠哉游哉的独酌之间过去了。

日头一落天色更暗了。就在这时，好象突然被谁打开了风口，冷风猛烈地狂啸起来。那视而不见的气浪，蕴含着万钧之力从天空盘旋而降，仿佛要把地面上的一切席卷而去。豆粒大的砂子，如同陨石雨似地回旋飞舞。这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连强悍的骆驼都忍不住扭过头去。头一回驮脚的口轻骆驼，发出呜地一声哀嚎。“嗨！”吉格吉德向骆驼大喊一声。这是向苍天显示他的威风，还是对不争气的牲口发火？他烦躁地将皮袄的纽扣和皮帽的带儿一齐解开，故意挺着胸迎着风走。沙粒打得他的脸蛋儿生疼，无情的寒风钻进他的领口，冰一样的刺人，他的火气这才消失了大半。他想唱一支歌谣，可是一张口就被一股冷风呛得闭了嘴，根本唱不成句。今天的风真是太大了。

现在已经走了四十多里，翻过麻黄梁就进入毛乌素大沙漠了。想到午夜一过就能到巴达玛日格那里，他禁不住高兴地微笑起来。巴达玛日格处，并不是吉格吉德的家。不过在他的心目中，就象自己的家一样温暖。那里房前屋后，长满了避风的沙柳。走近那低矮的羊圈，就能听见羊儿平静的反刍声，闻到熟悉的羊粪味。进得家来，屋虽低矮狭小，可是散发着生活的温馨，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去处啊！她家的看家四眼狗，听见“叮咚叮咚”的驼铃声就跑出来，汪汪地吠叫几声。就连狗叫的声音，吉格吉德听着也觉得亲切。巴达玛日格总是在这时候忙跑出来，对

着狗喊一声：“滚一边去，怎么连人也不认识了！”然后把吉格吉德迎进屋里。要说嘛，外人来了叫几声，这是每一条狗的任务，原不值得那么大声谴责的。可在巴达玛日格看来，这条狗朝着吉格吉德叫就太不应该了。巴达玛日格的这层用意，吉格吉德当然心领神会。只可惜的是：他居住在梁外，远在巴达玛日格家百里开外，所以只能在每年拉脚的时候，去那里三五趟。难怪那条看家四眼狗，直到如今也跟他不熟悉。

吉格吉德每次去，巴达玛日格的脸上就泛出红光，女人的神采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动作轻快而麻利，匆匆熬好奶茶，把晾好的奶皮、酪蛋堆放在盘子里，接着又去炖肉。咱的人①满脸神气，坐在当头正中，将腰带解开，直吃得大汗淋漓。听着门外呼啸的风声，想到刚才还在外面受着劈头盖脸的抽打，如今却在这个家里这般坐着消受，真是比什么都幸福。他吃饱喝足，把饭碗向前一推，身子朝后一仰。这时，巴达玛日格就把几个睡熟的黑花脸孩子，推到火炕的一边，挪出一块地方。在自己褥子上，并排放下一对枕头……啊，人的生活真是不可思议！牵驼人吉格吉德所以能够豪情满怀，渡过漠风之苦，旅途之险，就是因为每次都能从这间低矮而温暖的屋子里，享受到一种平静、温暖、短暂而甜蜜的生活。说来他对生活的期望本不是很多的，这甜蜜而短暂的一夜欢遇，就足以使他迎战十次、几十次的恶风奇寒的袭击。

去冬一天夜里，巴达玛日格把她的头紧贴在吉格吉德那散发着土腥味的宽阔胸膛上，轻轻问他：

“你……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吉格吉德瞅着黑漆漆的屋顶，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他还没弄清她话中的含义。于是她又问了一句：

“你说我是守寡呢，还是找男人？”

吉格吉德这才明白了她的心思。他们象老婆汉子似地已经过

①蒙古民间文学中常常这样称呼作品中的主人公，含有一种特殊意味。

了三年，可是对于今后如何生活，吉格吉德到如今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我……”

他犹豫了。对于今后如何生活，吉格吉德从来没有想过。他只是热爱这个家，这个女人，并且想在这样的明来暗往中获得心灵上的满足。除此之外其他事情，他委实没有想过。事已至此，他似乎才意识到：对方是拉扯着几个孩子的寡妇，早就盼望快点儿建立一个家庭，永不分离地在一起过日子。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方才好，难道真要成为这家的主人，每天起来和这些事打交道——修房抹屋、盖棚搭圈、起粪扫院、担水抱柴……想到这里，他心里猛地袭来一股寒气。说实在话，这样的生活也真是一个男人的生活。他是盘算象他这样的男子汉，能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似乎现在才明白：他的生活是纯粹单一式的牵驼人的生活。渡过旅途艰难之后的喜悦是他最大的幸福。漫长而无尽的道路是他生活的牵魂线。驼铃的回响和风暴的呼啸是他最爱听的乐章。夜空中眨眼的繁星和远方黝黑的山影是他最爱看的图画。若是被这个家拴住脚跟，岂不意味着与这一切彻底分离，而这怎不叫他失魂落魄？

那一年，一位呼和浩特来的诗人，骑在吉格吉德牵的骆驼背上，横渡了一趟毛乌素大沙漠。他回想起来觉得挺稀奇：原来作为一个国家，真是什么也缺少不得，还得养活专门写诗的人！对于一路上诗人所说的话，他十句没听懂八句。临走，那位诗人为了表示感谢，专门买了一个日记本，作为礼物赠给他，并在扉页上写道：“啊，牵驼人，你的别名就是自由、勇敢；你的脚印，就是写在戈壁之上的浪漫诗行！”吉格吉德对这些语句的意思不甚了了，没过多久，连那个日记本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可是对其中那几句“自由、勇敢”之类的话，他却铭记在心头。现在如果跟这个女人结婚，不就马上与那“自由、勇敢”脱离了吗？这不就

意味着连牵驼人最起码的生活信条都丧失了吗？人们称赞骆驼是“沙海之舟”，然而使人吃惊的是：在这举世闻名的毛乌素大沙漠中，驼铃声中断已达二十年之久，这儿的人们放养骆驼早已成为历史。当然也不是说，做了牵驼人就不能娶老婆。可是牵驼人之中，打光棍的人多也是事实。那位带领吉格吉德、教给他如何牵驼拉脚的老驼倌杰仁泰，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棍老头。那个老头不止一次对吉格吉德说过：“我不是没本事娶老婆，也不是没有愿意当我老婆的女人，只是让女人们婆婆妈妈扯着袍襟子，还算什么有出息的驼倌。因此直到现在，我还是独自过日子。”

看着吉格吉德半天不吱声，巴达玛日格背过脸去哭了。

“我明白啦。你是嫌我……孩子多……妨死了男人……我的年龄……比你大四岁……”

他那男子汉心肠，似乎软了下来。他意识到，不跟她结婚的话，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口来。于是他长长叹了口气，“你不要哭，让我好好想想，成家立户能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很显然，他的这句话，并没有消除女人心中的忧虑。只是从那以后，她再不与吉格吉德提这码事了。

“喇——”的一声，被风扬起的碎砂，仿佛让谁抓在手里照着他的脸面使劲打来。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觉察出已经来到麻黄梁了。麻黄梁是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的毛乌素沙漠与北部的干旱山梁的分界线。几百年以来，牵驼人硬是用他们的意志和脚力，在这里划开了一条道路。只要麻黄梁上的驼铃“叮咚”一响，三村五地的人们就知道拉脚的来了。他登上麻黄梁，稍停片刻。地势高的地方，风力更增长了几倍。天色漆黑一团。他向毛乌素大沙漠的方向，习惯地眺望了一阵儿，知道那里千万条黄龙正在翻腾嬉闹，飞扬的黄沙已经遮盖了天空，整个沙原已被淹没在一片混沌之中，分不清哪里是砂岩嶙峋的山梁，哪里是坚硬低凹的沙谷了。虽然在夜里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凭着感觉，仿佛看